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回 為求婚挾嫌構禍

詩曰：堪笑求婚妄覬覦，小人行險害無辜。吉人天佑終須吉，歷盡崎嶇履坦途。

話說劉世子未取官袍，一怒回府。過了初八日，聞得兩家已經行過聘禮，心中多加惱恨。這日卻值顧公到來，相候劉家夫人，拉著公子問道：賢甥呀，不知你終日裡甚麼氣惱？相貌兒不醜陋，現做著侯門的世子，怕沒有王親國戚相配，希罕那孟家的女兒！今日舅舅來了，快些來求求，另說一家罷。

公子聞言緊皺眉，含羞連道莫為媒。縱然生得蘇張舌，難把良緣一力為。顧公聞得微微笑，賢甥不必鎖雙眉。爾言母舅無能事，不肯相求再做媒。我為至親關切重，故想到一香閨。誰知不中賢甥意，我今朝，空向潭衝走一回。奎璧聞言驚又喜，慌忙作揖笑容堆。望求舅舅分明說，到底誰家可作媒。果有南威西子貌，愚甥陪罪在庭幃。顧爺見說呵呵笑，劉府夫人竭力催。兄弟呀，有何親事，快些提，莫使甥兒意似迷。才貌雙全為媳婦，姊身晚境亦歡娛。顧公笑道非凡輩，倒只怕，更勝尚書孟氏姬。就是少華親長姊，年才十五正芳期。不但文武皆全會，而且儀容獨佔伊。合府雲南誰不曉，真個是，世上無雙一美妻。若還說合成佳偶，姊姊何愁意不宜。他父現今為總督，高華門第亦非虛。少華奪了官袍去，抱歉之心必有的。我若今朝相說合，定然成就少猜疑。賢甥如若心情願，登時前去見伊提。侯府兒郎誰不愛，亭山必允斷無疑。夫人見說心歡喜，奎璧相催早去。顧公起辭登大步，穿街過巷走如飛。須臾已到衙門外，傳報穿堂不遲疑。

話說皇甫敬一聞顧公求見，遂請入客堂見禮。茶畢，方始道達求親之事。

總督聞言心自焦，疑難之事在今朝。劉門公子雖非俗，伊父為人太自驕。多少義兒皆國戚，奉承門客盡官僚。良田萬頃堆陳粟，大屋千間貯阿嬌。勢燄彌天誰不曉，真個是，曹瞞王莽減分毫。長華本是非凡女，豈肯輕將八字標。既是顧公來說合，怎生回復始為高？不如假說當初日，有意同鄉一俊豪。專待他年完此願，故而遲滯到今朝。如他見說心留意，豈肯行強再計較。總督暗想心已定，慙慙啟口道根苗。

話說皇甫敬因嫌劉府奢華，不肯應承親事。便以假言推托，只說意中已有一家。顧宏業明知不允，掃興而回。

無顏竟不到劉門，次日方才去復聞。姊恨弟來甥恨舅，一場無趣辱門庭。夫人拍案高聲罵，皇甫門楣何等尊。頭一次，奪去官袍我甚惱。這一番，不成親事更加煩。吾夫現拜公侯職，難道嬌兒不及人。這也是，苦命裙釵無福分，不能富貴過光陰。孩兒今後休煩惱，還有爹爹與母親。希罕尚書和總督，只須一表奏朝廷。定他個，奪人姻事橫逆罪，哪怕全家不受刑。奎璧聞言微微笑，回歸書院發雷霆。一聲歎息床中臥，碎銀牙暗動心。啊喲，我好恨呀！前在花園賭射袍，使吾一怒返鞍轡。雖然奪去尚書女，惡氣還能漸漸消。不意求親重又卻，令人難忍怒沖霄。

少華啊，少華，我劉奎璧與爾誓不兩立了！

侯門督府兩兒郎，怎肯甘心讓爾先。二虎相爭須一損，與君斷不共人間。倘然天意垂憐念，使我心中大願完。治死少華無後患，劉奎璧，良緣好娶孟嬋娟。

咳，罷了！這也是前世的冤家，不免要害他一害。

此後佯為作好人，與他相愛相相親。其間尋個良機會，害盡伊家一滿門。奎璧從今存此念，或行或坐熟沉吟。眉尖不展思良計，心緒難熬想絕情。常與少華酒席共，裝成一片假慇懃。見時不說姻親事，談處惟稱朋友情。皇甫少華為俊傑，竟將假意認成真。十分欽敬劉奎璧，相待如同一母生。已過季春初夏至，清和天氣半陰晴。少華正坐書房內，只見家丁報一聲。

啟公子得知：城外元城侯的世子相請到昆明池一遊，不知去與不去，來人立等回音。

英雄推椅整衣冠，傳語家丁備錦鞍。悶坐書房無興趣，巧逢相約去遊觀。昆明池上多風景，不免今朝走一番。公子沉吟心已定，相辭嚴父共慈萱。夫人叮囑親生子，要進城門須早還。公子應聲忙出外，二名家將送絲鞭。放開千里追風馬，竟出高城不怠延。轉瞬昆明池已到，劉公子，岸邊搖出一舟船。聞聲接到佳公子，迎出船來滿面歡。連叫世兄來得好，請君就此下舟間。少華公子忙登跳，竟進蘭舟見禮完。交椅擺開安了座，劉郎笑對後艙言：

美人們，出來見了總督公子。

一聲喚動後艙開，步出雙雙美女來。翠髻高盤垂小鳳，雲鬟低掩壓長釵。春風淡淡生螺黛，笑暈微微動粉腮。這一個，淺綠羅衫青挽袖。那一個，淡紅紗褲繡花鞋。汗巾五色腰間係，翠帶雙分裙下排。年紀輕輕皆窈窕，倒身下拜在塵埃；賤妾李如花、蕭賽玉拜見。少華公子急抬身，回問劉兄是何人。今日明池游勝景，緣何帶此二娉婷。劉家公子微微笑，只為優觴少戲文。胡遣家人前去請，相邀二女動歡心。她們雖在勾欄院，一府雲南有美名。這個稱為如西子，那人喚作賽昭君。今朝大醉無佳興，故此邀求二美人。公子聽言心暗駭，劉兄行品太微輕。昆明池上閒遊玩，怎令嬌嬈勸酒樽。只得含歡稱失敬，今朝幸會二娉婷。少年不慣風流事，未知花街柳巷情。兩個佳人稱萬福，假含羞愧啟朱唇。妾身流落煙花院，自愧蒲姿遇貴人。不怨今朝相見晚，惟祈常得降深恩。若蒙不棄微賤女，請到青樓走幾巡。年少英雄含笑語，多蒙見約謝芳卿。兩名嬌女齊歡笑，賣弄風流本性情。奎璧回呼排酒筵，家丁來往不留停。霎時排好佳筵席，坐定英雄兩個人。大叫船人開畫槳，呀呀搖出綠楊林。但見那，一棹撐開水面紅，薰風十里送雲帆。碧波萬頃清無底，錦樹玉林遠映天。疊疊遠山紅日近，迢迢長岸蓼花鮮。歌聲亂繞琉璃漲，舞袖齊翻玳瑁筵。嬌色隔林花影動，美人臨水翠裙寒。清歌妙舞人心悅，醉看歸雲返遠山。一日泛舟天色暮，夕陽倒影入林邊。

話說昆明池一日泛舟，已到西末時候。皇甫少華慌忙起辭，道：今日深蒙厚情，又被美人們相勸，直到此時，改日答謝罷，只恐進城不及了。

奎璧聽言暗較量，今朝可要放他行。不如留到吾家去，尋個良謀將他傷。連日與他如好友，暗中氣惱實難當。乘機治倒英雄子，免卻心中一禍郎。奎璧心中生惡意，眉邊不免起凶光。含歡拉住開言道，何故賢兄這等忙。爾看這，青山綠水開圖畫，紅袖花容勸酒觴。君本英雄何不愛，未曾盡醉便辭行。賢兄總是城難進，尚可相留在草堂。奎璧之言方始畢，美人扯住道端詳。公子呀，妾們本是出青樓，焉敢輕將台駕留。可看滇池山水面，筵前再進一金甌。言完兩下牽袍袖，半帶嗔來半帶羞。公子無奈重入席，美人相勸不停留。笑談又飲三杯酒，紅日歸山要歇舟。公子起身稱怎好，今朝此會太荒游。家慈預喝城難進，雖玩滇池莫久留。此刻戌初天已晚，母親家內必然愁。劉郎微笑稱無礙，就此收篷轉了舟。請到寒居權一宿，明朝相送進城樓。說得公子心無奈，只得相依返舊游。兩個美人齊拜別，依依留戀轉星眸。

話說劉公子收船抵岸，兩妓女拜別欲行，奎璧取白銀二錠相贈而去。皇甫少華只得與劉公子一同回府，那二名家將只得也便同行。

不多幾步到門庭，只見侯門氣象新。隱隱門燈搖燭影，盞盞人語隔槐林。後樓緊靠滇池水，要看浮舟自可臨。故里安居真快樂，天然幽靜出凡塵。慙慙請入花園內，繞徑穿廊向裡行。走到裡邊幽僻處，當頭匾寫小春庭。假山堆疊如屏列，開個中間月洞門。松樹斜遮風細細，苔痕亂點草青青。三間書屋多清雅，早見家僮秉上燈。便請少華堂內坐，自稱有事出庭行。忙忙行到中堂內，見過娘親就遣人。吩咐廚司排酒筵，快些送入小春庭。督台公子同遊玩，只為黃昏難進城。今晚相留權一宿，必須早備莫留停。家丁答應忙傳命，顧氏夫人含笑雲。真正銀錢無處用，將來費在少華身。今朝為看滇池面，又用花銀二錠金。前者求親全不允，論他還是一仇人。因何此刻恩情重，更比同胞勝幾分。奎璧聽言稱正是，無非隨意取歡心。日常無事時來往，怎為求親斷了情。故此暫時相聚會，免叫笑我有私心。言完回首巡簷步，暗暗思量要害人。今日少華留我府，正該早早善調停。若然錯過良機

會，再等三年也不能。欲動刀時須見血，如沉水處豈無身。要其父母除疑忌，方保平安禍不侵。據引想來何法好，倒不如，火焚一座小春庭。縱然皇甫門中鬧，失火焚屍怎作憑。主意自然如此妙，卻將大事托何人。哪能遂我心中願，竟把冤家一命傾。啊唷，有了！就派他一去，必能馬到成功。乳母江媽有一男，名稱進喜甚周全。聰明伶俐多強壯，是我平生心腹員。今歲才交年二八，從來做事膽如天。今朝若放無情火，不遭他時不萬全。想定好謀忙出外，連呼進喜可來前。江媽應道門房裡，公子相尋為甚因。奎璧登時呼進喜，內書房內去相談。從頭至尾言詳細，進喜登時變了顏。

話說這個人本是劉公子一名心腹，平日間銀錢飲食都是他第一照管，內外下人俱各十分趨奉。當下一聞公子之言，不覺面帶驚疑之色。暗想道：好生奇怪，真真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

昨宵夜夢白頭翁，用杖敲床帶怒容。口內分明呼進喜，爾須及早悔行兇。如其真欲傷天理，禍在臨頭一命空。言訖連呼須緊記，霎時不見化清風。醒來自想無差失，白髮老翁怎說凶。誰料此時公子喚，令吾放火害英雄。啊唷上天呀！多蒙預報此情由，使我存心不另求。自古案破必償命，豈堪拚死便忘憂。高堂現有生身母，怎敢將，養育深恩一旦丟。害理傷天終報應，今宵怎樣作良謀。受人之托忠人事，若不依行德怎酬。公子待吾如此厚，難得一語竟回休。不如暫且應承了，再問母親道事由。如使母親言不可，其間只得另圖謀。

話說進喜沉吟良久，劉公子扯住道：你莫非害怕麼？這有何難處，依著我而行，包管少華立死。

爾母當時做奶娘，相爺故許帶兒郎。自從懷抱來劉宅，養到如今這等長。況我十分抬舉你，也當竭力報恩光。今宵若肯依吾命，賜汝嬌妻配作雙。尊敬江媽稱奶奶，半生快樂我承當。他家縱欲查根底，一句虛言免禍殃。只說少華自失火，劉門豈有歹心腸。爾如洩漏真消息，免不得，拔劍追魂送爾亡。公子登時顏色變，怒氣衝，回身壁上取純鋼。霎時進喜心慌亂，跪下連呼我願當。公子幾年恩待我，今朝豈敢便相忘。園中定放無情火，為主辛勤做一場。奎璧聽言心大悅，慌忙扶起道端詳。既然爾肯行其事，莫把口聲向外揚。如若事成真個死，我替你，娶他一位美妻房。言完掛上純鋼劍，進喜抬身問細詳。定在何時方動手，送他一命赴冥鄉。回言且等人安靜，竟踏松枝過短牆。廊下窗前多放火，四邊齊起始為良。硫磺燄硝難尋覓，竟潑燈油助火光。進喜應聲知道了，一雙主僕出書房。小春庭內席筵備，奎璧相陪皇甫郎。把盞慇懃連遜讓，弟兄情義十分長。少華公子無疑忌，談笑相斟玉露漿。絳燭高燒搖綺席，金杯並舉坐書堂。正然飲酒心歡處，只聽家人報細詳。

啟公子得知：不好了，顧太夫人忽然中痰去世，舅老爺差人來報，夫人特命相請同去。

奎璧聞言吃了一驚，悠悠頂上走真魂。推開交椅抽身起，連叫賢兄請自斟。好好今朝同敘會，偏偏忽地報凶音。要同家母參靈位，只得相辭就此行。言訖慇懃重執手，少華步出小春庭。劉郎忙出花園內，恰好相逢受語人。忙囑咐，急叮嚀，托汝之言須小心。漫說外人休漏泄，還須瞞隱爾娘親。若是明日能成事，我必傾心感大恩。進喜連聲稱曉得，不須叮嚀掛在心。言完方始分頭走，奎璧忙忙向裡行。只聽夫人房內哭，胸跌腳放悲聲。奎璧從外掀簾入，欠體含悲問母親。不意舅家遭重禍，外婆一命竟歸陰。母親如若同兒去，只恐家中無主人。顧氏夫人垂痛淚，聞言連說急調停。外婆一旦歸陰路，豈有兒孫不共行。燕玉在家堪料理，我們就此快些行。嬌嬌郡主低聲應，兒在家中可放心。劉府夫人忙打點，登時收拾要起程。兩乘轎子俱齊備，母子忙忙就起身。太太開言呼燕玉，爾和乳母守家庭。外婆今晚歸泉下，明日方回要小心。一夜之間須照拂，平安無事算兒能。佳人答應稱知道，兄長娘親放意行。郡主慇懃相送出，方才回入內堂門。香閣就叫晚雲軒，通共三間盡向南。左右廂房無別室，深深一院掛湘簾。身邊用個年輕婢，名喚飛煙尚十三。乳母雖然陪小姐，日中無事在廂間。當時郡主歸香戶，屏退飛煙一小鬟。玉手相攜江乳母，一同坐在小燈前。開絳口，皺春山，低喚媽媽聽我言。昨日三更始入睡，姨娘托夢有根緣。言道爾已年三五，未與人家結鳳鸞。明晚貴人來此地，哥哥留宿在花園。初更時分該遭難，兒可尋機相救還。他原是。東門星君臨下界，封王拜相貴非凡。女兒與彼姻緣分，不可將為陌路看。如若泄機相縱放，終身可托此英賢。爾如當作虛幻夢，倒只怕，良眷舉家難保全。言訖回頭連囑咐，叫奴留意莫遲延。後來驚醒南柯夢，不識真言與假言。如若媽媽無甚事，外邊一探這根源。若然果有其人在，須要媽媽善周全。郡主言完紅粉面，江媽聽說動歡言。既然有此希奇夢，待我前行探一番。如有客人留在此，再來向爾說情緣。言完即刻抬身起，燕玉低呼要悄然。江嫂應聲朝外走，忙忙出了曉雲軒。方才走到迴廊下，正遇孩兒在裡邊。連叫母親何處去，黃昏晚膳可曾餐。江媽答應方才吃，爾亦前來有甚言。進喜忙道商一事，與娘同到耳房邊。江媽聽說忙回步，同進廂房悄悄談。進喜先言神托夢，又云公子密差緣。孩兒只為難處處，故此前來向母言。傷天害理行不得，殺人放火罪難擔。夫人公子今宵出，要救他時卻也堪。如若母親言不可，孩兒拼命也周全。江媽聽罷其中故，驚喜相交啟口言：

啊呀，果然如此麼？真正是姨奶奶的威靈了！

就將郡主夢魂中，一一從頭訴曲衷。真正姨娘來顯聖，先叫小姐救英雄。若依如此多靈驗，今夜須當把信通。待我復聞賢郡主，爾須等候且從容。他既然，差吾打聽真消息，定有芳心在此中。爾且悄悄休洩漏，為娘親去說情由。江媽言訖忙忙走，竟進蘭房繡戶中。燕玉挑燈方獨坐，一觀入內笑溶溶。開言便問如何了，可有人留事正同。乳母細言兒子語，劉燕玉，一番喜色上眉峰。

話說劉燕玉一聞此語，不覺又驚又喜。慌忙扯住乳娘叫道：啊呀媽媽！

奴家年幼母歸西，雖有萱堂卻見欺。多感乳娘生側隱，數年在此共相依。昨宵夢應今宵事，要爾幫奴救救伊。雖說不該私出外，這也是，天公造定豈能移。少華既有封王命，辭不得，要到花園救此軀。可叫進喜先往外，穩軍之計弄玄虛。黃湯灌醉家人等，好待吾們出內居。不是閨娃無節操，實憐豪傑遇流離。母親既托南柯夢，孤苦裙釵敢不依。今夜若然相錯過，靠爹娘，焉能使我得安宜。媽媽如肯成人美，就此相商弗再疑。郡主言完心慘切，紛紛珠淚濕羅衣。江媽見說心歡喜，連叫千金主意奇。既有夢中生母話，算不得，私逃淫奔醜名提。侯爺太太雖同在，卻把千金另眼觀。總是憂愁為寡女，知道他，哪年哪月配夫妻。終朝獨坐香閣內，豈不怕，鏡裡花容漸改移。我聽外邊人贊美，少華公子美威儀。不惟容貌無人比，文武全才第一奇。兵部府中曾射箭，我家世子不如伊。雖然已有頭婚婦，小姐何妨作次妻。況復姻緣天造定，姨奶奶，故而托夢到幽居。孟家小姐如賢德，姊妹稱來不見欺。果若後來到極品，夫人有分彼為妃。千金今晚須斟酌，立定芳心不可移。我即廂房回進喜，叫他在外用心機。小春庭內無閒雜，好與千金去見伊。郡主低言須仔細，休教走漏這消息。奴家全靠媽媽助，切勿污名累我軀。三嫂應命忙出外，廂房回覆語低低。

話說江三嫂回到廂房，說與孩兒知道。進喜點頭道：既然如此，待我往外邊打點打點，如若可行，再到裡邊來知會便了。江乳母連忙轉身入內。進喜忙忙地走到小春庭裡，只見皇甫少華無聊獨酌，旁邊站著兩個督府家丁，還有幾個本宅的奴僕。只見少華出位道：撤去酒餚罷，我已醉了。大家一齊上前收拾。進喜笑道：大叔們都外邊去坐，這裡公子有我伏侍。少華道：是，爾們去罷，不必在此了。